趙書

大梁趙與旹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爲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

國家圖書館藏

[illegible]

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金競指雲生岫齊呼
月上天蟻窠尋遶斷蜂穴遶堦填樵唱廻深
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蓬險
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後
池船項槖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
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身分白
雪鮮閑遶徑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藥
非寒亦衣綿偃溫衾擁背借力杖搘肩貌比
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
前每愛煎山茗常嫌飲石蓮耳聾如寡鄉眼
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轡鞭頭搖如
轉磑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衾寢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髮
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
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
坪栽裹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
鋪氊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
藏書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
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

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頂教鐫客到惟
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
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
怕鞦韆局編同寒狄堆瓦似飽鳶觀瞻多目
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綠錢已
聞須凡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孫
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
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
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
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
塵屢積齯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
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增
危索減甎好生焚鳥網惡殺折魚船既感桑
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
三十鬚鬢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
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
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諷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

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
集得二文焉朱希眞敍孺東方智士說蕭東
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
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
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
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
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名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
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
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稱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
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
者甚忽更衣東走圃仰視其舍卑狹俯闕
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名紀綱僕讓之曰此
第高廣而圃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
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之曰如此然後
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梲又丹其楹至
於聚籌積灰扇蠅攘蚋皆有法度事或未當
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
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

焉惟恐圖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
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
迎富人柔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
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圖是務初
不知堂中之溫寒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
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聲
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琴瑟塵樓鐘鼎不
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
出之智士還柔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
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圃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惠南蘭陵爲寓言蘄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飲於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起即
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頹壁而逃
明日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

顏曰嘻其道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黯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乘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乘此也讀之竦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孺小簡云如璧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雖多不至乘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
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凡案關
庶幾濯優曇柔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
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 慥 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
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無得
所未聞則拙解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
集古錄云物常聚兼所好而得兼有力之强
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
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
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兼兵火
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
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
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
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有言
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
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兼
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覿竊讀

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
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
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覿學
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
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
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絶古今而有
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
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
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
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
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
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閒一詩指徐
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
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
覿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
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
德潤澤焦枯寔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
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
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絶
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

如天淵相絶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
意之所欲言者蘇黄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
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
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
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
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寶
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
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
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
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
無己本學柱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
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
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
詬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
故於宗派聚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
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後
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
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覿在江西
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噤然此僧中奴固

不以笞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甘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四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楊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矣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矣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矣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覿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處書發明甚多令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

檢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椰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蝨衆鸞亦附火想見文字閒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彖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彖書無所不讀彖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閒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

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彖傳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閒鍾異稟世不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慶歸中有朝士晨起起居道見美婦三十
餘行前丁觀文 度按繼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
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
巳竈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
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
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韓
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
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
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
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
令去他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
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
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
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
奠若有聲音接柔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
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

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羣仙
炎洲若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柔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
角青鹿柔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
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
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人繞樓殿等語黃
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
憂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
在人間　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
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往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脩師錫
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關適先生一日晝
寢夢玉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
所上章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
帷帳甚設凡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
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
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睟顏甚喜

諭旨曰已赤第六等授鄉官即下殿謝恩聞
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豈
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
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靴右足子
結彌陁印端坐而絶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
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
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
黃晃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
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
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

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
霄開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
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
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
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
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
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
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眞夢記略云
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

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蕭
蕭然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盍
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
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
冠草屨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
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
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
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草草細
字可讀云吾初東遊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
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
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
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
浪洶湧衆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至家始
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酒器用
鐵鐺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拖日
又有餘復買銀作鐺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
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
字蘇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間及道
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眞人之流
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

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糵可及歡飲
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爲記夫
日已卯歲旦予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
所遊甚樂悔不便爲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
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
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氣貌如
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
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右
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
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

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
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
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彝堅乙志又載方
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蓋世
故不錄眞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爲
北斗君名公奭爲南明公賈誼爲西門都禁
郎溫太眞爲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爲北君太
傅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
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師伯夷
叔齊爲九天僕射墨翟爲太極仙卿莊周爲

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吉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播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猶南發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

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璹使突厥謂頡利曰
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
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豈蹈襲他人之
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
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
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
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按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九月霜降秋旱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
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
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
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
有災傷出桑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
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此皆供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寫載違者罪之唐馬周
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
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
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爲霜儉霜旱有能援
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爲八座魏以五曹尚
書二僕一令爲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實革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爲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爲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爲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泰伯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有
書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
庭無林疎放得遥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皆相似僅能遲而卒何月朔尚書少時登

高峰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
黄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四月初旨校宋本記

賓退錄卷第七

大梁　趙與旹

漢文帝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
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爲儀
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
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
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鞫案謂之
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
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

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
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
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敕鹽鐵度支
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
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
爲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
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
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
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悞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
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
當雩祭非謂眞龍肱奏狄不知書何足責唐
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
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
橋卧波未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蜺以
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爲眞龍矣牧之賦與秦
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
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
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

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輩來于秦爲秦
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
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
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
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纏
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
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
免與高阿那肱爲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

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
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
以爲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
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矣
曰人肉腥而且膩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
世屠羊從簡住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
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
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

人而飲其血日莫必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櫬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南越人飲而不敢食者也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黍俎物皆可食所以示親
亦謂之殽黍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
體而升黍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黍殺
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
皆不食之物近黍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爲
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無
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
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
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爲
銘乃撰錄行事就刊黍墓之陰此則碑禁尚
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
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黍建安十四
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黍建安二十一年橫
海將軍呂君碑立黍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
太守范式碑立黍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
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
黍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

武帝咸寧四年詔石闕碑表既私褒美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柔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爲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沖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柔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柔此顧況詩乘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禁壇

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
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
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
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
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
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
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
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
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
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
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
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
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
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爲
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

見息菴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采時
喚爲藥煉時喚爲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
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
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
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
剖析眞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燒煉
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
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爲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
討王國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爲貞烈
將軍且盡以女人爲官屬顧琛母孔氏爲司
馬其一也

胡紡度紘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
蒙恩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
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
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閫特辱
長牋固知能作柔文章然亦須閑于法令人
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
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爲太平翁翁見陸放翁

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强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直樂諛佞是以廉恥汩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者其心害於其事作者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虖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幸之民愁盜起蠭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岩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

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
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
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
長雄桀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桀天下至
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寰維黃石曹參遵
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
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
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
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
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傾不偉哉裕陵之
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
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
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桀君然朕自視眇然
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
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
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畯闓之才可以覆苑
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
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間斯言也亦嘗隱之桀心以

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
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自欲盡臣道非
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
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間斯言也亦嘗隱
之柔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
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
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
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
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
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
裕陵盡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
每事當以爲法此豈是以法堯舜者乎謂太
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
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公疇昔之學問凞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
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
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
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
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

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柔
公蓋生柔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
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柔流俗
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柔其心
潔白之操寒柔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
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
伊周公之志也未嘗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
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
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
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
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
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
去小人投機密賛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
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
範九疇帝寶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
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
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
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
也熙寧之政粹柔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

辭彖其建置之末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彖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彖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夫有所爲其彖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彖是乎蔽彖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彖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illegible]柳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

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
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
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
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
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
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
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樂新法不作豈
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
導崇寧之姦者寔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
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

昔從容問學廉隅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
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
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
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
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
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
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
隳圮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緜緜不絕
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
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

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
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
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
所敬歎既又屬記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
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
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兼今最能取兼人以
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
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
侯敬以所聞薦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
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
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
丞相裔孫爲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爲道人皆
孤身死絕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
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
柔鄰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兼爲僧也然其
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
序槐庭清美總集有云粤自周衰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

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矣
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
皁隸則華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
之罪也哉最爲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承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
下之至地也其爲稽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
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
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
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
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
語不覺膝之前承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
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
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
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
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

安而跪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祭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二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予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柔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席設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上木之隊既已巍然柔上而列器皿柔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

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
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
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
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柔惟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
乎白鹿塑象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
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
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
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李子在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柔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
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
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
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
欲侵陵諸侯何邪尚當訪精柔史學者而問

強大者既不能征而弱小者又欲侵凌
見神農氏德之衰而天下咸歸軒轅矣

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柔張陵而實來
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
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
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鵕山之首自招摇之
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柜山
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
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
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
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

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
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敎蟲之山至于和山凡
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鼓琴之山凡二十三
山糈用稌自支凡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
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
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
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崇余之
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
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
畢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

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糈字
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
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
瘞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
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
而不糈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鈴
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
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
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爲禹益所著然屈原
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
尤多其書決不出秦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
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
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撥鈞也
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見采載藉者不
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實退錄卷第七　胥初晉午刻照棚本勘記